

智利奶奶们——我的两位智利房东

徐沛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地区为拉丁美洲

由于殖民历史和“二战”移民，智利国土上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欧洲裔白人，这些欧洲裔白人大多数选择与其他欧洲裔白人通婚，少数选择与智利土生白人通婚，或选择与印第安人、黑人或混血人通婚。一般来讲，欧洲裔白人和土生白人的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都优于其他。但随着智利步入老龄化社会，白人阶级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逐渐拉大。我于2018年5月到9月在智利访学，先后在两个不同白人家庭居住1个月和3个月。与不同智利白人阶层生活的经历，让我在学术之余看到了两个家庭在人口结构、经济实力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智利社会不平等分层的一个缩影。

拉美国家习惯上将寄宿家庭的当家母亲称之为“某国妈妈”。我在智利有幸拥有过两位“智利妈妈”，但从年龄上看，我更愿意尊称她们为“智利奶奶”。所以，我下面都用智利奶奶来称呼并区别她们，以此介绍我的田野生活。

智利奶奶之Maria

第一位智利奶奶叫Maria，是出生于智利的本土白人。她的父亲同样是土生白人，母亲是法国白人。Maria大约70岁，独自居住在Viña de Mar市（下文简称“维市”）。该城与著名的旅游城市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下文简称“瓦市”）相邻，是一座现代化宜居都市，因此很多人工作娱乐在瓦市，生活在维市。Maria嫁给了一位德国白人（已故），加上自己法国后裔的身份，她对欧洲，特别是法国有独特的情感。在我们所住不大的公寓中，放满了她从法国娘家和德国婆家带回来的各种老家具。比如，在狭窄的走廊里，放置着一台巨大的木质结构挂钟，在某一年的大地震中，这台母亲留给她的笨重挂钟没能

在剧烈的晃动中坚挺，它从墙上掉了下来并就此损坏，但Maria不舍得扔，一直留在客厅与卧室的走廊内，这样每天从卧室到客厅的路上都会看到它，即便它使得原本不大的走廊显得更加狭小。另一件值得描述的老家具是一把老爷椅。这把老爷椅由上、下两个半圆形木质结构组成，上面的半圆组成座垫和扶手，下面的两个半圆木框形成椅子四脚，其余部分用麻布等材料包裹，整体为深褐色和一些亚麻色，呈现中世纪风格。这把椅子正放在客厅内，是老伴留下的遗物之一，平时我也很少见她坐这把椅子，大多数时候仅仅是作为额外晾衣支架使用。Maria奶奶还有很多其他收藏，在进门后的一台古老的置物柜上，密密麻麻摆放着各类祖传银器，除了烛台，大部分工艺品我连名都叫不出。



图1 智利奶奶Maria 作者提供



图2 维市日落 作者提供

Maria有两个儿子——哥哥Matías和弟弟Klaus。由于她德国老伴去世较早，因此，她最自豪的事是成功地培养了两个工程师。尽管如此，私有化改革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使得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教学水平天壤之别，收费高昂私立学校显著优于不收费的公立学校。很显然，对于需要养活两个男孩的Maria，送孩子去私立学校是奢望，只能送去公立学校就读。即便如此，Maria年轻时也需要做多份兼职才能勉强支撑起这个家庭。这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Maria在养老缴费方面存在断缴和未足额缴费的问题，给她现在的退休生活带来了隐患。由于智利1980年开始的养老金改革将待遇确定型(Defined Benefit)改为缴费确定型(Defined Contribution)，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实际收入几乎完全取决于工作时的缴费数量和投资收益，如果没有连续缴费而中途断缴，很可能拿不回原来已经缴纳的养老金，并且公共财政往往不对此兜底。然而，两个儿子工作地点离维市太远，Maria愿意出租房间接待国际学生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孤独，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养老生活质量、填补养老金收入的不足。值得庆幸的是，如今Matías和Klaus分别供职于Patagonia地区和Antofagasta地区的大型电力企业，属于智利中上阶级，拥有稳定和高昂的收入。

与中国的很多空巢老人一样，Maria奶奶也非常希望能和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安享晚年。尽管两个孩子都早已到了成家的年纪，但哥哥Matías似乎决心做“丁克”，而弟弟Klaus则是未婚先育，似乎也不准备结婚，同时还要向孩子母亲每月支付大量的赡养费。目前，两个儿子的婚姻大事常常困扰着Maria奶奶。她经常向我吐槽Klaus孩子妈妈对孩子照顾不周等问题。每次孙子来看Maria时，她都特别高兴。由于小孙子特别喜欢吃甜食，Maria奶奶一定要做好多在我看来甜得发齁的智利煎饼，并准备好大量糖果，生怕小孙子在这里过得也不开心。在我居住期间，孩子妈妈从来没来看望过Maria奶奶。

再后来，我搬离了Maria的公寓，随后认识了我的第二位智利奶奶。

智利奶奶之Cecilia

第二位智利奶奶叫Cecilia，也是智利土生白人。她的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不详。Cecilia奶奶同样大约70岁，同二婚丈夫Julio爷爷共同居住维市临海的

一所顶层公寓。公寓有一个超大的客厅，阳台上可以看到一小部分瓦尔帕莱索海港，风景壮美。Cecilia至今仍然在瓦尔帕莱索一所私立大学教授护理方面课程，时常有学生来家里补课。从收入方面来说，这第二位智利奶奶的生活水平显著好于第一位，不仅因为Cecilia退休后返聘的工作更加有保障，同时也因为Cecilia奶奶和Julio爷爷年轻时养老金账户的缴费更多也更稳定。不幸的是，Cecilia奶奶患有糖尿病，在我认识她时，她已经是一个在饮食起居方面都特别严格自律的人。在饮食方面，Cecilia严格控制胆固醇、脂肪等一切有害的食品，她基本只吃脂肪含量最低、单价最高的牛里脊，并且只加入最少的调味料（橄榄油和少许盐）并一定要烹饪至全熟，最后计算每餐规定的摄入量，严格按需切块分装并按时食用。当然，她不碰任何碳水化合物，用煮熟的花菜和西兰花伴水煮后打成糊状作为主食替代。即便是鸡蛋，Cecilia也会选用超市里最贵的有机鸡蛋。当然，老夫妻二人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其他的饭菜，但总体而言两人的饮食简单清淡且规律。我个人对此十分佩服但很难坚持。

Cecilia的丈夫Julio爷爷在地铁站上夜班，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在卧室睡觉，晚上八点左右出门。有时候我会在做晚饭时碰上准备做早饭的他。Julio爷爷言辞精简的人，在某次看到我做饭着急忙慌的样子时，他说：“沛原，我建议你把做饭当做谈恋爱，要有耐心，如果你享受做饭的过程，做出的食物也一定是美味的。”当时我正在忙于赶论文，把做饭吃饭看做是一件必要但不重要的事情来应付，但实际上既没吃好，也没学好。从那以后，我开始学着享受做饭，以此来调节学习压力，既能享受美食，又能提高饭后的工作效率。此外，每天早上，刚下班回到家的Julio爷爷会惬意地在阳台上俯瞰瓦尔帕莱索港的美景边喝咖啡边抽烟，不过Julio爷爷非常自觉，会把阳台门关紧了再抽烟，不让一点儿烟味进入室内。

Cecilia奶奶与Julio爷爷没有生育子女，但是领养了一个女儿，目前在智利南部一个小城市工作。在大部分假期，Cecilia和Julio会不时去看望女儿一家，然后会选择满世界旅游。他们已经走遍了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美洲绝大多数国家、澳洲以及中国的北京和香港。我邀请他们再次来中国，因为他们距离上一次来北京已经过去很久，我很希望他们能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



图3 智利奶奶Cecilia 作者提供



图4 Cecilia家阳台视角俯瞰瓦尔帕莱索港 作者提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两位智利奶奶都比较淡定，Maria借此机会搬去了风光秀丽的Patagonia地区与大儿子Matías共同居住；Cecilia和Julio因为对卫生防疫知识比较了解，且经济条件较好，故选择继续在维市居家隔离。总体而言，不是主要依靠子女的Maria，还是主要依靠退金和返聘的Cecilia夫妇，三位老人在疫情期间得到了相对较好的照顾。我也希望能尽快回去再次拜访他们。

Maria奶奶和Cecilia奶奶这两个家庭是智利白人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缩影。智利提倡和保障自由竞争的私有化改革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也不能忘记有很多普通人默默承担了改革的代价。当贫富差距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叠加，“未富先老”这一大难题，既考验着执政者，也考验着生活中的每一个人。